

寫作參考 文庫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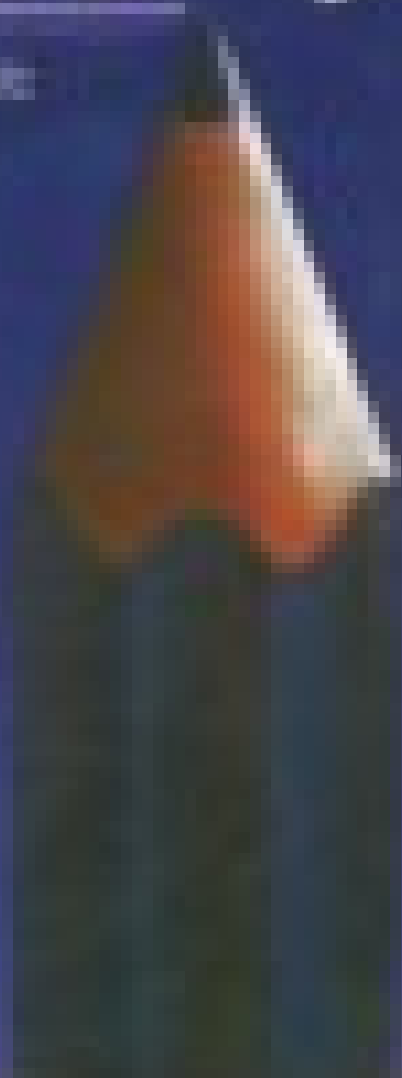
名著 名篇 名段 名句
精采 傳神 優美 細膩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寫作參考 文庫

4



文學 歷史 地理 科學
藝術 社會 經濟 法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写作参考文库》

(四)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写作参考文库

本书编写组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46.125 印张 1854 千字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29.00 元(全四册)

ISBN7-5043-1199-5/H·53

十二、自然景物

(一)春夏秋冬

初春

他匆匆地就往回走。挟着春的气息的南风，吹着他的乱头发；报春的燕子往来梭巡，空中充满了它们呢喃的繁音；新生的绿草，笑眯眯地软瘫在地上，象是正和低着头的蒲公英的小黄花在绵绵情话；杨柳的柔条很苦闷似的聊为摇摆，它显然是因为看见身边的桃树还只有小嫩芽，觉得太寂寞了。

[中]茅盾《蚀》(《茅盾选集》第二卷 P162)，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7 月第 1 版。

在乡村里，却又另是一番的春的风光。去年的野草，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重复占领了这大地。热蓬蓬的土的气息，混着新生的野花的香味，布满在空间，使你不觉的要伸一个静极思动的懒腰。各种的树，都已抽出嫩绿的叶儿，表示在大宇宙间，有一些新的东西正在生长，一些新的东西要出来改换这大地的色彩。

[中]茅盾《蚀》(《茅盾选集》第二卷 P169)，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7 月第 1 版。

也许因为战事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进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气候特别好。这春气鼓动得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芽的痛痒。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中正该补充。但据周太太说，本年生的孩子，大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前生年龄数目，只怕将来活不长。

[中]钱钟书《围城》P48，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山下谷地里影子显得越来越浓了，夜色笼罩着光秃的褐色田野。但春夜仿佛被光渗透了。高高的天空由明净的绿色渐渐变成蓝色，预示着黑夜即将到来，第一批出现的暗淡的星星闪着朦胧的微光。谷地对面墨黑的山脊之上，还保持着一片金光，它的反光照映在崖壁下她们走过的地方的碎石上。最高的山脊上还有积雪，在陡坡上方与冰簪一起融汇成奔腾的溪流，带着淙淙声、潺潺声沿着山坡倾泻下来。村子上方的空气中充满了溪水声，与村子下面河水低沉的呜咽相呼应。大大小小的树林里传来啼鸟的啾啾。

[挪威]温塞特《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十字架》P7,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很难找得出比这个角落更好的休息地方。被严寒长久阻滞的春天突然花团锦簇地来临了,于是,到处洋溢着生气。乡间土道泛出了绿色,方才破土而出的青草鲜洁得宛如绿宝石,衬托着一簇簇嫩黄的蒲公英,淡紫掺杂粉红的银莲花垂俯着娇柔的面庞。成群的蚊蚋和昆虫出现在沼泽上,一只水蜘蛛已经在紧紧追逐它们;接踵而来的是各种鸟儿,它们从四面八方飞来栖息在干枯的芦苇丛中。万物都想凑近在一块儿相互欣赏。大地蓦地兴盛起来,森林、牧场全都苏醒了。村里跳起了轮舞。要游嬉有的是广阔的地方。多么鲜丽的青草!多么清新的空气!花园里充溢着鸟鸣!是天堂,是万物在雀跃欢腾!村子里闹哄哄的歌声不绝,仿佛在举行婚礼。

[俄]果戈理《死魂灵》P34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不过,不管怎样,冬天毕竟过完了。到四月初,白昼变得温暖,夜晚仍旧寒冷;冬天还不肯退让,可是终于来了温暖的一天,打退了冬季,于是小河流水,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给春潮淹没,茹科沃和对岸的高坡中间那一大块地方被一片汪洋大水占据,野鸭子在水面上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飞起飞落。每天傍晚,火红的春霞和华美的云朵造成新的、不平凡的、离奇的景致,日后人们在画儿上看见那种彩色和那种云朵的时候简直不会相信是真的。

[俄]契诃夫《农民》(《契诃夫小说选》P669),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版。

春天临近,积雪融化,露出了深雪底下的污泥和煤灰。污泥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显眼,整个工人区仿佛披着肮脏的褴褛衣片。白天,房檐淅淅沥沥地滴着雪水,家家的灰墙都象出汗一般,慢慢地冒着水汽的轻烟;夜晚,一根根冰柱到处闪着白蒙蒙的微光。太阳当空的晴天越来越多。几条小溪全都开始淙淙有声地向着沼地缓缓流去。

[苏]高尔基《母亲》P1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1版。

白雪正在旷野上溶化。冬天的云也在天空中溶化,变成湿雪和雨点,撒到地面上来。太阳越来越慢地走完它一天的路程,空中变得暖和起来,仿佛春天的欢乐已经来临,然而它故意开玩笑,躲在城外旷野上一个什么地方,不久就要一下子冲进城里来了似的。街上满是棕红色的烂泥,人行道旁边有污水在奔流,阿列斯唐特斯卡亚广场上积雪溶化的地方有些麻雀在快活地蹦跳。就连在人们身上也可以看出麻雀的活跃劲头。大斋的钟声在春天的嘈杂声中流动,从早到晚几乎不停,象轻微的震颤那样摇撼人们的心。

[苏]高尔基《人间》P3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1版。

天气有点冷,三月的阳光还不大暖和。河岸上摇摆着光秃秃的黑树枝,在一些沟道里或是岩石河岸上的灌木林底下,仍然堆着一片片天鹅绒似的白雪。河面上到处浮着冰块,宛如成群的白羊在蠕动。我觉得就象在梦境里一样。

[苏]高尔基《我的大学》P9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月第1版。

时间就象风吹弄马鬃一样,把日子一天一天地吹走。圣诞节前,天气忽然暖了起来;连下了几天雨,山洪从顿河沿岸的溪谷中,奔流而下;积雪融化了的山崖上,去年的小草和长满苔藓的白石板都泛青了;顿河岸边的河水冒着泡沫,河水象腐烂的尸体变成深蓝色,膨胀了。光秃的黑土地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气息。雪水沿着黑特曼大道,沿着去年轧出的车辙潺潺流去。村外的粘土崖出现了许多新的滑坡。南风从奇尔河方面吹来令人困乏的烂草气味,晌午时分,地平线上已经象春天一样,升起淡蓝色温柔的阴影。村子里,篱笆边的煤灰渣堆旁边积了一片片荡漾着微波的水洼。场院上,干草垛边的土地也解冻了,腐烂干草的甜甜的气味钻进行人的鼻孔。白天,从结了冰琉璃的茅草屋顶上,顺着房檐滴着松香色的水珠,喜鹊在篱笆顶上凄凉地吱吱喳喳叫唤,冬天寄养在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院里的村社的公牛,被早来的春情折磨得哞哞乱叫。它用犄角顶篱笆,在被蛀蚀过的橡木桩子上蹭痒痒,摔打着皮毛象缎子似的胸部垂肉,在院子里乱踏着松脆的、浸透雪水的积雪。

圣诞节的第二天,顿河解冻了。冰排发出巨大的响声,在河心汹涌奔流。散离的冰块象睡梦中的大鱼,漂向岸边。顿河对岸的白杨被激动起来的南风吹拂着,仿佛在原地跑步似的,起伏、摇曳。

呜呜呜呜呜呜……——从那边传来低沉的轰鸣声。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P58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2版。

春汛刚刚开始退落。草地上和菜园的篱笆边露出了褐色的淤泥土地,四周围了一圈象花边似的春汛退去后滞留下来的垃圾,干芦苇、树枝、莎草、去年的树叶和波浪冲倒的枯树。顿河两岸浸到水中的树林里的柳树已经鹅黄嫩绿,枝条垂下象穗子似的柳树花絮。白杨树的芽苞含苞欲放,村里家家院外,泛滥的春水环绕着的红柳嫩条低垂到水面上,毛茸茸的、象羽毛未丰的小鸭一样的黄色芽苞浸在春风吹皱的粼粼碧波中。

黎明,野鹅、海雁和一群群的鸭子游到菜园边来觅食。破晓时分,黑鸭象铜管乐似的叫声在水塘里响起。晌午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波光粼粼的辽阔的顿河水面上,波浪在追逐闪着白胸脯嬉水的小水鸭。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P888—889,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2版。

春天使河水欢腾起来。日子显得更有生气,碧绿的山水奔流得越来越响。太阳变得更加红艳,冬日那层惨淡的黄颜色已经褪去。太阳的光芒已经变得更加刺眼,暖气融融。中午,积雪融化,裸露出来的田地热气腾腾,鱼鳞般的、千疮百孔的残雪急不可耐地闪着银光。空气湿润、浓郁、芳香。

太阳晒着哥萨克们的脊背。鞍褥晒得暖烘烘的,使人感到异常舒服,湿润的春风把哥萨克红褐色的脸颊也吹得滋润了。有时候风又从积雪覆盖的山岗上吹来阵

阵的寒气。但是温暖战胜了寒冬。群马春情初发，闹得欢腾，从它们身上飞下脱落的毛团，马汗更加辛辣刺鼻。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P12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2版。

从南方吹来温暖和煦的风，西天上堆满春天浓重的白云。白云象砂糖一样在泛着蓝光的峰巅盘旋，飘移，变换着样子，垒砌在顿河沿岸已经返青的山脊上。响起了第一声春雷，村子里到处飘溢着令人愉快的、生机勃勃的，已经开放的树木芽苞的芳香和解冻的大地新鲜的黑土气息。白花花的波浪在顿河蓝色的河面上奔腾，从下游吹来的风送来湿润的、令人振奋的潮气、腐烂的树叶和潮湿的树木的刺鼻气味。山坡上秋耕的份地象块黑色的、毛茸茸的补钉在冒着热气，升起一股暖气，在顿河沿岸的山峰上飘动，云雀在大道上空令人心醉地歌唱，金花鼠轻声地吱吱叫着跑过大道。在整个这个充满了生机和伟大创造力的世界的上空，——闪耀着高高在上的，骄傲的太阳。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P13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2版。

春天来到了。太阳晒得越来越暖和。向阳的山坡上的积雪已经在融化，覆着去年的衰草的土地变成了红色，中午时分，已经笼罩上一层透明的紫色的雾气。土坡上、古垒边、从粘上里裸露出来的怪石下，萌发出浅绿色的甘草的尖芽。秋耕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完，露出了地面。乌鸦都从冬天荒废的大道上飞到了场院上，飞到浸在雪水里的越冬的麦地里，洼地里和山沟里的积雪泛着蓝光，融化的湿气一直浸到表层上来了；从这些地方还不时送来阵阵寒气，但是荒沟里的雪底下，已经有许多眼睛看不见的细流在潺潺地轻柔地歌唱。小树林里的杨树枝完全象春天一样温柔地闪耀着刚能察觉到的绿色。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P1975—197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2版。

就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怎么也睡不够的时候，春天姗姗降临，不断消融着大量的积雪。那雪还是从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开始下起，一路不曾停过，在乌斯特涅姆达又有整整三天铲雪，这真是以不可思议的厚度一层又一层覆盖了几千俄里空间的大雪。

开始，雪是从内部融化的，悄悄地不让人觉察。当这鬼斧神工之举完成一半的时候，就再也不可能掩盖下去。奇迹开始显露出来，从松动的雪层下面已经有了潺潺流水。人迹罕至的密林抖擞精神，那里的一切都苏醒了。

任流水徜徉的天地是广阔的。它从悬崖上飞落，蓄成一处处清潭，然后就四面八方地漫溢出去。不久，茂密的林子里就响起了它那沉闷的响声，升起氤氲的水雾。一股股的水流象蛇似地在林中蜿蜒前进，遇到阻挡的积雪就钻到下面，在平坦的地面上沙沙地畅流过去，一旦向下跌落，还伴随着扬起的一片水的尘埃。土地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水份，于是那些令人目眩的耸入云天的几百年的云杉用自己的根须把它吮吮进去，树根周围留下一团团变干的浅褐色泡沫，仿佛是喝啤酒的人唇边留

下的残迹。

天空也染上了春日的醉意，惺忪朦胧之中盖上了片片乌云。毛毡似的黑云低悬在森林上空，垂下的云脚不时地洒下散发出土腥气的暖乎乎的阵雨，冲掉了地面上最后剩下来的碎裂的黑色冰块。

[苏]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P325—326，

外国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

诚然，春令姗姗迟来，可她一来又来得很快，其驱冷逐寒，一如甲士中队以风扫残叶架势追击逃敌似的。于是，丽日当空，照地如火，冬日的冰雪，便顿然融解了。来自匈牙利草原的强劲的暖风，开始吹拂于田垌、旷野。而错落于明亮的湖渚间的畦畴，都直接变做了褐黑，河川洼地萌发着嫩翠新绿，林间的树干枝桠，由于鲜芽绽发，而在流泪似的滴着树液。

五重之天，天穹清明，日日可见的，是那阵阵的白鹤、野鹭，和队队的凫鸟、天鹅，鸛鸟回返了它们昔年的栖息之所，麻雀呢，便在人家屋顶上啁啾营巢，村村舍舍，听得的是鸟鸣禽啁，这种声音，响彻于林木之间；而那池沼之内，一到晚夕，在水里欢乐嬉游的青蛙，便又尽情歌唱起来。

[波兰]显克微支《洪流》(下)P138—139，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

温暖的阳光给大地送来了浓郁的春意。从水泱泱的田野地里吹来的微风把耸立在大院一边的一堵围墙附近的光秃秃的白杨树吹得索索发抖。一群群麻雀一面打架、一面兴高采烈地唧唧喳喳地叫着，好象对这春天的来到表示欢迎。一片广阔的蓝天高悬于这座充满着烟雾和工厂的轰隆声以及寂寥无人的大街小巷的城市之上，大块大块的白云就象一团团棉花一样，躺睡在这无际的苍穹里。一忽儿，太阳把它的圆圆脸蛋从云中露出来了。

[波兰]莱蒙特《福地》P410，漓江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春风从花园里挟裹着一股新鲜温柔的香气吹进屋里，时不时地把窗帘轻轻地没有声息地吹拂起一点来。花园里，初放的蓓蕾正浴在温煦的阳光里，两只小鸟正无所忌惮地一问一答地啁啾叫着。日光也照进屋子里来，炫人眼目地照射在早餐桌上的雪白的台布上，也照射在古老瓷器的金边上……

[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P48，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春天来了；立金花和紫罗兰都被长得茂盛的草遮上了，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小小的果实。银莲花和蓝色星形的长春花在树林入口处小桦树的光亮的树干周围却遍地开放；阳春的光照耀着林中的隙地，因为这里依然是明亮宽广的，好象一位学者的家里一样，他的爱人在他旅行回来以前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他回来以后，不久就又弄得象旧日那样乱七八糟的。嫩绿的簇叶谦逊地、有分寸地各自占据自己的位置，简直使人想象不到，其中蕴藏着多么丰富的成长潜力。

小树枝上的小叶子寥寥可数，长得对称美观，但稍微有点呆板，仿佛是经设计妇女头饰的女设计师之手安排过似的，叶子上的锯齿儿和皱纹儿还非常精细明显，仿佛是用纸剪成然后压过似的，叶柄和嫩枝象涂了漆似的微微发红，一切都披上了盛装艳服。欢乐的风吹着，天空中明亮的云呈现着波纹，田埂上的草、羊羔背上的羊毛呈现着波纹，到处都使人感到春意萌动；在春风中行走的少女们的脖子上披散着的头发呈现着波纹，我的心也波动着。

[瑞士]凯勒《绿衣亨利》P26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

现在是四月初，报春花已经开放；一阵暖风从新翻过的花园上吹过，花园也象女人一样，正披上新装，准备迎接欢快的夏天。从凉棚的柱子之间，可以看到远处的河水，在牧场的绿草间蜿蜒流过。黄昏的雾气在光秃的白杨树间浮动，勾出它们呈淡紫色的轮廓，就象细纱挂在枝头；但比细纱颜色还淡还透明。再远一些，牲畜在走动，但听不见它们的蹄声，也听不到它们的叫声。空中还在继续传来柔和而凄迷的钟声。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P126—127，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这时正是四月，田野里一切还没怎么长成。树叶象皮肤打皱的小手似的在苍黑的枝头展开来；稀疏的几株苹果树开着花，嫩弱的野蔷薇爬在篱笆上微笑。光秃的树林抽着嫩绿的新芽；林后高岗上，象枪尖上一般矗立着一座罗曼式的古堡。浅蓝的天空飘着几朵乌云，影子在初春的田野中缓缓移动；骤雨过了，又出了大太阳，鸟在那儿唱着。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二)P224，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月第1版。

昏睡的土地觉得它的心复活了，似是而非的初春悄悄的溜入空中，溜入冰冻的地下。象翅膀一般伸展着的桦树枝上，雪滴滴答答的掉下来。一望皆白的草原上面，已经有些嫩绿的新芽象针尖似的探出头来；它们周围，在雪的空隙中间，潮湿的黑土仿佛张着小嘴在那里呼吸，每天有几个钟点，在坚冰底下昏睡的流水重新吐出喁喁的声音。光秃的林，几只鸟唱出尖锐响亮的歌。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四)P167，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月第1版。

那一年的春来得很早，只不过经过几番急骤温和的春雨，便见那粉红的桃花，和雪白的山茶花，把远处的山巅和近处的河畔，霎时都渲染成一片锦绣了。耕地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毕，那些新翻起来的泥土本来带红色，现在经这血红的落日一照映，便显得红上加红。可是那红色又有分别，在畦顶凸处的是浅红、粉红，在畦沟凹处的是银红、猩红和赭红。那些白粉砖墙的庄屋，恰象是一片红海里点缀着的一座座岛屿，而那片红海则象似一直地波涛汹涌，起伏无定，惟有那沟畦折断的

处所，才象是潮头忽落而变为伏波。原来肇嘉州北部的垦地，和别处有些不同。边里并没有很长很直的畦塍，不象中部平坦的黄土地，也不象海滨滋润的黑土地。这里是山麓区域，地势迤邐而下，所以被开做无数的曲线，以免那肥沃的泥土被冲进河底里去。

[美]马格丽特·米切尔《飘》P7，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仲春

烂熟的春光，带着了沉酣的和热，流露在钱塘江的绿波影里，江上两岸的杂树枝头，树下的泥沙地面，都罩着一层嫩绿的绒衣，有一种清新的香味蒸吐出来。四月初的午后的阳光，同疾风雷雨一般，洒遍在钱塘江岸村落的空中。澄明的空气里波动着的远远的蜂声，绝似诱人入睡的慈母的歌唱，这正是村人野老欲伸腰偷懒的时候，这也是青年男女为情舍命的时候。

[中]郁达夫《春潮》(《郁达夫小说集》P190)，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到了三月里，有的樱花正开，有的樱花已谢，飞花遮蔽天空。但总的看来，正是春光鼎盛之时。玉鬢尚侍邸内昼长人静，闲寂无聊。女眷们走出轩前来看看春景，也不会有人非难。

[日]紫式部《源氏物语》P9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此间但见长空无际，春云纓繆。樱花有的已经零落，有的正在吐艳，各擅其美。川边垂柳迎风起伏，倒影映入水中，优雅之趣，异乎寻常。在这难得看见野景的京中人看来，实在非常珍异，难于抛舍。

[日]紫式部《源氏物语》P9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克里斯丁返家是在风光绮丽的春季。洛根河在屋后和田野里汹涌地奔流：水流在阳光下银光闪闪，从赤杨树丛柔嫩的树叶间看去，宛如一条白练。阳光也仿佛具有歌喉，伴随着潺潺的河水一起歌唱——一到黄昏，水声显得格外低沉。河水日日夜夜不断地在约索寨的空气中轰鸣着，克里斯丁似乎感觉到，甚至房屋的木墙也象中提琴的反响板似的在颤动。

日日蓝烟缭绕的山崖上，悬挂着闪光的飞瀑。暖和的空气在田野中荡漾，田野冒着轻烟。田间碧绿的麦苗几乎把黑土全部覆盖起来，草地上的青草已经很丰茂，在微内吹拂下，象绸缎似的闪现出不同的色彩。树林中和山岗上传来甜津津的气息，而太阳下山以后，到处弥漫着植物和树汁凉爽的、略带酸味的浓郁气味，仿佛大地在轻松地呼着气。

[挪威]温塞特《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花冠》P227，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树木下的石像，洁白而裸露，透过阳光的照射，树荫给它们穿上了一件衣衫；这

些女神身上光线明暗不一，而四周全是光线。大水池周围，地干得象是烤焦了一样。常常刮风使得到处都是尘土。晚秋的几片黄叶在欢快地相互追逐，就象野孩子在嬉戏一样。

到处一片光明使人感到一种无可形容的慰藉。生命、树液、暑热和香气都在涌溢；从宇宙万象中我们体会到那种巨大的源泉；在这充满了爱的微风中，在这往复的反响和反射中，在这肆意挥霍的阳光中，在这无限倾泻的金色流体中，使我们感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这瑰丽似火的帷幕后，我们瞥见了主宰亿万星辰的上帝。

多谢细沙，这里没有一点泥迹，幸亏雨露，这里没有一粒灰尘。花束洗涤一净；所有幻成花形从地下冒出来的丝绒、绫缎、彩釉和黄金都毫无瑕疵。这种华丽是完美无缺的。园林浸沉在一片欢悦的大自然的静谥里。一种天上才有的幽静与千万种音乐融洽共存，鸟巢中的咕咕声，蜂群的嗡嗡声和风的飒飒声。这个季节所有的音响和谐地合成一个完美的协奏；春季的物候井然有序，丁香凋谢了，茉莉迎上来；有些花要迟开，有些昆虫却来得很早；六月红蝶的先锋队和五月白蝶的后卫队亲如兄弟。梧桐换上新装。和风使高大华美的栗树丛此起彼伏，气势雄伟。附近兵营的一个老兵在铁栅栏门外望着说：“这是一个披坚执锐全副戎装的春天。”

整个自然界在进餐，万物已经就席。到时间了。大幅的蓝帷幕张挂在天上，宽阔的绿桌布铺陈在地下，阳光灿烂。上帝供全世界就餐。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饲料或糕点。野鸽找到了大麻子，麻雀找到了小米，金翅鸟找到了繁缕，知更鸟找到了蛆虫，蜜蜂找到了花朵，苍蝇找到了纤毛虫，翠鸟找到了苍蝇。它们之间多少存在着相互吞噬的现象，是善和恶神秘的混合，但它们没有一个是空着肚子的。

[法]雨果《悲惨世界》P1526—1527，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2版。

时值仲春，浅浅的池塘里青蛙懒洋洋地鸣叫着。房角的竹子在柔和的晚风中轻轻地摇曳，在暮色中，他可以朦朦胧胧看到近处田边的簇簇树木。那是些桃树和柳树，桃树上粉红色的花蕾鲜艳欲放，柳树也已舒展开嫩绿的叶片。从静静地等待耕种的田地上升起了银白色的薄雾，宛如月光，在树木间缭绕不散。

[美]赛珍珠《大地》P126，漓江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初夏

时间不声不响的转换了，原上的青草，渐渐儿都茂起来，树木的枝叶也从淡淡的新绿变成了苍苍的深色。钱塘江的水量在杀信的时候，一直的减了下去。平时看不见的蛤蚌的躯壳，和贴近江底的玲珑的奇石，都显现出来。晴天一天一天的连续过去，梅雨过后的炎熱，渐渐儿增加起来了。

[中]郁达夫《春潮》（《郁达夫小说集》P191），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夏天俨然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了人间。每天都是丽日当空的晴朗天气。湛蓝的天空透出一种傲气，象踢马刺一样刺痛人的神经。街心花园内的那一片青葱翠绿，浓烈粗犷、咄咄逼人；还有那一排排房屋，在阳光的照晒下，反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白光，刺激着你的感官，最终使你无法忍受。有时，菲利普从沃顿那里出来，半路上就在街心花园的婆娑树影下找张条凳坐下歇凉，观赏着璀璨的阳光透过繁枝茂叶在地面交织成的一幅幅金色图案。

[英]毛姆《人生的枷锁》P113，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5 月第 1 版。

空中已经颇有夏意了，这是肇嘉州初夏的消息，这是艳阳春日迟迟未忍遽去的时间。一种芬芳和软的热气倾泄到房间里来，里面重载着种种柔和的香味，有多种的花香，有新抽的树香，有潮润的新翻红土香。从窗口里，思嘉可以看见两种花卉在那里斗丽争妍，一种是镶在石子车道两旁的蒲公英，一种是象花裙子一般纷披满地的黄茉莉。反舌鸟和桤鸟本是不解的世仇，那时正在思嘉窗下争占一棵山茱萸，因而不住地斗着嘴，桤鸟之声刚劲而粗豪，反舌之声委婉而凄楚。

[美]马格丽特·米切尔《飘》P83，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新港的春天来得晚，夏天也来得晚，但当夏天来临时，却会给人带来一种特有的既温柔又粗犷的声音、气息和感觉。一到六月初上，树叶、青草和鲜花的世界一片欣荣，每一天的落日都有新的景象。黄昏来时，鹤鹑清脆地彼此应和，入夜，鸱鸣的声音笼罩了一切。橡树绿叶成荫，它们那带长穗的花朵撒落在草地上。这时候许多狗就从各家各户出来，聚会在一起，外出野游，又快乐又发呆地在树林里闲逛，有时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回家。

一到六月，人们受本能所驱使，纷纷割清野草，在地里撒下种子，接着就长期卷入了一场跟鼯鼠和野兔的决战，还要对付蚂蚁、甲虫、小鸟以及其他种种一心想掠夺他的园子的鸟兽。女人们察看着玫瑰花卷曲的嫩瓣，有点心荡神怡地悄悄舒一口气，而她们自己也变得肤色鲜嫩有如花瓣，两只眼睛就好像花蕊似的。

六月是欢乐的季节，——既清凉，又温暖而湿润，一切都在喧嚣地生长和重生，包括甜美的和可厌的，创造性的和破坏性的。

[美]斯坦贝克《烦恼的冬天》P210，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7 月第 1 版。

盛夏

且说他三众，在路餐风宿水，带月披星，早又至夏景炎天。但见那：

花尽蝶无情叙，树高蝉有声喧。

野蚕成茧石榴妍，沼内新荷出现。

[中]吴承恩《西游记》P251，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5 月第 2 版。

火焱焱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

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盂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中]鲁迅《示众》(《鲁迅全集·第一卷》P67)，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第1版。

六月十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象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的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一点风也没有。

.....

街上的柳树，象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象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狗趴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像要被晒化。

[中]老舍《骆驼祥子》P187—188，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0月第2版。

一到了夏天，蒿草长没大人的腰了，长没我的头顶了，黄狗进去，连个影也看不见了。

夜里一刮起风来，蒿草就刷刷拉拉地响着，因为满院子都是蒿草，所以那响声就特别大，成群结队的就响起来了。

下了雨，那蒿草的梢上都冒着烟，雨本来下得不很大，若一看那蒿草，好像那雨下得特别大似的。

下了毛毛雨，那蒿草上就迷漫得朦朦胧胧的，像是已经来了大雾，或者像是要变天了，好像是下了霜的早晨，混混沌沌的，在蒸腾着白烟。

[中]肖红《呼兰河传》P9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晚间河边蛙声振耳。蚊子从河边的草丛出发，嗡嗡喧闹的阵伍，迷漫着每个家庭。日间太阳也炎热起来。太阳烧上人们的皮肤，夏天，田庄上人们怨恨太阳和怨恨一个恶毒的暴力者一般。整个田间，一个大火球在那里滚转。

[中]肖红《生死场》P68，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一个干旱的夏天。村边顿河的水变浅了，那片从前是急流奔腾的地方，现在变成了浅滩，牛走到对岸去，连脊背都湿不了。夜里，沉闷的暑热从山岗上吹到村子里来，风把晒焦的草香味吹散到空中。牧场上的干蓬蒿在燃烧，甜藜象一层看不见的薄幕挂在顿河岸上。一到夜间，顿河对岸的天上就布满了黑云，雷声单调地、隆隆地响着，但是连一个雨点也没有落到炎热煎烤的大地上，电光在空中四个不停，夜空被划成一些带尖角的蓝色块块。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P30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2版。

从早上起，太阳就无情地蒸烤着大地。笼罩着玄褐色腥气的草原象口蒸锅一

样。队伍后面的蓝天上，闪耀着霍皮奥尔河沿岸紫色的山峰，眼前是一片象粼粼水波似的黄沙。浑身大汗淋漓的马匹在骑士们的身下一步一步地摇晃着。哥萨克们的脸都变成了褐色，被太阳晒得褪色了。鞍垫、马镫、笼头上的金属部件晒得都烫手。连树林里面也都不凉快了，热气闷人，处处散发着大雨将至的暑热。

.....

苦艾又酸又涩、醉人的气味令人唇焦，大道被暑热蒸烤得直冒烟。金褐色的草原仰面暴晒在骄阳下。旱风掠过草原，吹伏沙沙作响的青草，卷起阵阵黄沙和尘埃。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P100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2版。

正是午后一时，天空湛蓝万里，无云无翳。凋谢的菩提树花，无声无息地在落向地面，而在树上，在那叶片与叶片间，一整群蜜蜂，在啾啾合唱，很快它们落在酒杯边儿上，用它们毛茸茸的腿脚在沾那甜甜的酒汁。

在大池塘上面，从那辽远的错落于地平面的芦丛里，时时飞起群群的野鸭、凫鸟，或者野鹅，它们振翼疾飞，在蔚蓝的穹苍里，宛如一只一只黑色的十字架。有时，有一列黯色的鹤鸟飞过，它们翱翔高空，锐刺的啼唤，彻响天际。除此以外，周遭一切都是悄悄儿的，宁静的，阳光灿烂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这是八月初旬，照例是谷物成熟的季节，阳光撒满大地，宛如给大地铺覆了一层黄金。

[波兰]显克微支《洪流》(上)P248-249，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

天气越来越热，太阳不断地把烈火烧在小镇的木板瓦屋顶上，好象要把它的全部威力施展出来。在轻微震颤着的空气里，充满了一片死寂，它笼罩着目光所及的、似乎是被热呼呼的蒸汽遮盖了的绿色的田地，纹丝不动的果园，碧绿的草地，笼罩着象黑色带子一样环绕着小镇的森林。在林间光秃秃的沙丘和山峦上，现出一片黄色。

[波兰]莱蒙特《福地》P469，漓江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雨季已经过去了，高亢的地方都干燥起来；老板坐着带弹簧轮子的马车从市集上飞一般地跑回来的时候，车轮子把大道路面上碾成粉末的尘土，都刮了起来，车后面跟着老长的几道飞尘，好象是细长的火药引线，点着了一般。成群的牛，叫牛虻咬得都要发疯，院墙上五道横木的栅栏门，都一蹦就蹦过去了。克里克老板的衬衫袖子，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没有一刻不是卷到胳膊肘儿以上的。只把窗户开着，是透不进风来的，总得连门也都开着才成。庭园里的画眉和山鸟，都在覆盆子灌木底下爬动，它们的样子，与其说是长翅膀的飞鸟，不如说是长四条腿的走兽。厨房里的苍蝇，都死皮涎脸，懒得动弹，见了人也不怕，爬的地方，都是平常不去的处所：象地板、抽屉，和女工们的手背。谈起话来，总离不了中暑。搅黄油，尤其是保存黄油，是没有办法的事。

工人们为了图凉快、图方便，都不把牛赶回家来，完全在草场上，就把奶挤了。一天到晚，树影儿按着时刻跟着太阳转，怕热的牛群，也低心下气地跟着树影儿绕

着树干转，不管树有多么小。到了挤奶的时候，它们叫苍蝇咬得简直都站不稳。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P226—227，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2版。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是六月里最闷死人的夜晚，从西边刮来的炽热的风，在一点就烧着的干枯树木中正呜呜地吹着，装出一副大雨即将接踵而来的样子。不时地有一滴几乎要沸腾的水珠会落在尘土里。使得青蛙噗地一声跳开去，但我们所有疲惫不堪的凡人都知道这是老天爷的装腔作势。

[英]吉卜林《国王迷》(《老虎！老虎！》P265)，

漓江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盛夏统治了整个原野，大地干枯了。树叶像卷在一起的沙纸。一阵风从枯黄的草地吹过，草叶在已经枯死的黄色的茎上沙沙作响。灰蒙蒙的土地上聚着晒干了的种籽的皮屑。牛聚集在水坑和河湾旁边，嗅着绿色的浮垢，那儿已经是一个个干涸的土坑了。极目远望，田野里有许多死去的东西。灰色的树的躯干，一头陷在烂泥中再也没爬起来的又老又弱的奶牛，肚子朝天的死蜥蜴。这个夏季。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什么东西都要死掉。

[澳大利亚]怀特《人树》P2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东方明亮的天边代表着七月的来临，因为六月已在昨夜消逝了。要是说六月是金子，那么七月就是黄铜，六月是银子，七月就是灰铅。七月树叶肥厚、壮实、繁密。七月的鸟儿歌唱是一种缺乏热情的浮夸叠句，因为这时巢中已空，胖胖的雏鸟已经在笨拙地跃跃欲飞了。不，七月已不是期望但也不是满足的月份。果实已在长大了，但还既不红熟也不香甜，谷物是青绿的细束，长着嫩黄的穗子。南瓜的脐眼上仍带着已枯的花冠没有脱落。

[美]斯坦贝克《烦恼的冬天》P2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

初秋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 Wordsworth 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中]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小说集》P16)，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太阳已经很高了，野路上摇映着桑树枝的碎影。净碧的长空里，时时飞过一块

白云，野景就立刻会变一变光线，高地和水田中间的许多绿色的生物，就会明一层暗一层的移动一回。树枝上的秋蝉也会一时噤住不响，等一忽再一齐放出声来。

[中]郁达夫《逃走》(《郁达夫小说集》P519)，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这时正是秋凉时候，天空如洗，黄花满地，西风爽辣。一群群雁子都往南飞。更觉生趣索然。

[中]庐隐《海滨故人》(《庐隐选集》P68)，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深秋

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

[中]肖红《呼兰河传》P11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安卡正在花园里和尼娜散步。他找到她们后，便一起来到一个凉亭里；亭子上爬满了叶子已经变红的葡萄藤，周围栽着成排的紫罗兰和翠菊，已经萎谢。

“天气真好。”他坐在安卡对面，说。

“好，也许因为是秋天的最后一天了。”

他们沉默了许久，呼吸着那散发出正在凋谢的花卉和萧萧落叶的说不上来的香味和令人舒畅的空气。

发白的阳光在花园里撒下了金色的尘埃。尘埃淡淡地遮掩着万物的轮廓，给萧瑟园子里的秋色投上了一层绝妙的清淡得发白的黄金色彩。

草坪上的蛛网闪闪烁烁，在温暖的微风中飘荡；长长的蛛丝象玻璃细线一样，粘结在墙下含欢花的金黄色叶子上，挂在抖瑟着几片红叶的半裸的樱桃树上或者擦破皮的树干上，长时间地摇曳；微风又把这些银丝吹起，让它们高高地飘飞，飞到了屋顶上，飞向似乎在房屋海洋上摇动的一群破旧的烟筒上。

[波兰]莱蒙特《福地》P724，漓江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初冬

三藏上马，行者引路。不觉饥餐渴饮。夜宿晓行，又值初冬时候。但见那：

霜雕红叶于林瘦，岭上几株松柏秀。未开梅蕊散香幽，暖短昼，小春候，病残荷尽山茶茂。寒桥古树争枝斗，曲涧涓涓泉水溜。淡云欲雪满天浮，朔风紧，牵衣袖，向晚寒威人怎受？

[中]吴承恩《西游记》P1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2版。

太阳升高了一段，将寒江两岸的一幅冬晴水国图点染得分外的鲜明，分外的清